



新都文史

第十七輯

新都文史

(十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新都文史(第十七辑)

四川省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
成都市新都县华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787×1092 印张 7.5 印张 字数 151 千
2001 年 11 月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准印证:川成新出内字(2001)第 0532 号

县政协主席:李忠福

分管副主席:龙义华

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龙义华(兼)

副 主 任:冯修齐 李义让 范华银

委 员:李希绪 吴光奎 袁礼金

李加模 胡华栋 胡为煜

吴全锐 袁圣谟 戴德宗

陈嗣益 倪继金 胡远成

刘继才 许镇金 陈安厚

本 辑

主 编:龙义华

副 主 编:冯修齐 李义让 范华银

责任编辑:范华银

校 对:范华银 戴德宗

前 言

李忠福

在 21 世纪开篇,举国同庆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之际,我们推出《新都文史》第 17 辑。本辑收录 36 篇文章,15 万余字,共分 6 个栏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在新都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也选载了几位新都人在异地他乡的工作经历。从资料的内容上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国民党的腐朽以及当时土匪的猖獗;反映了解放初期征粮剿匪、土地改革以及热血青年支边的斗争;记载了我县电力、商贸、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水利的今昔变化以及部分宗教寺庙的变迁;记叙了教师的学习生活、“文革”琐事和我县对外宣传工作;探寻了文物古迹、新都柚品种由来等史实;展示了革命烈士、地下党员、革命家、作家、艺术家的风采,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

本辑文史内容较为丰富,史料翔实,可读性强。作者大都饱经历史风霜,所记均属“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有一定的存史、资政价值。但有些史料因年远日迁或作者局限,疏漏之处,诚望读者匡正。

2001 年 10 月

目 录

前言	李忠福(1)
----------	--------

峥嵘岁月

到西康去	钟铭祥(1)
随军支边到乡城	袁圣发口述 袁圣谟整理(6)
我在新都土改前后的工作	常秀河(11)
我在石板滩参加了征粮工作	简文宣(17)
石板滩剿匪斗争的胜利	丁启满(19)
领导的教诲	胡华栋(22)
新都县中小学内部肃反外调记	李发荣(25)

人物风采

朱德委员长关怀天元人民纪实	陈嗣益(34)
缅怀父亲周从化烈士	周述辉(40)
忆地下党员秦岭	朱凤修(43)
田家英在大丰	刘冠群(45)
记田家英在大丰的几件事	卿山友(52)
怀念艾老	谭兴国(67)
漫画家和美术史论家黄远林	李希绪(74)

工交水电

- 新都电力发展和电气化试点县的建设情况 刘德星(78)
- 新都县运输公司发展演变概况 张相卿(85)
- 锦水河两项重要工程纪实 胡为煜(93)
- 东山引水灌溉工程是怎样开始的 巩坚壁(97)
- 东山灌溉工程(一期)的建设经过
..... 陈恒宽口述 范华银整理(100)
- 锦水河与宋婆堰 李受天(109)

往事回首

- 我的青少年时代 黄远林(111)
- “文革”琐记 李义让(119)
- 中共新都县委报道组对外宣传工作纪实 李加模(135)
- 难忘的万安公社人口普查 黄大珍(152)
- 我所知道的 1989 年以前的商贸情况 刘继才(155)
- 新都从教经历散记 叶晓萍(162)

历史钩沉

- 鴉雀口惨案始末 陈文培(165)
- 在石板滩击落日机始末 简文宣(167)
- 国民党兵役之我见 袁健宇(170)
- “李毛牛”清乡 梁福春 谢楷庭(173)

新都教育往事二则	袁礼金(176)
----------------	----------

史事探寻

王铭章家世及追认烈士经过	范华银(178)
新都柚的由来及发展	叶映霞(184)
新都清真八大寺	马华浦 许镇金(191)
我记忆中的新都城隍庙	戴德宗(200)
新都名胜古迹寻踪	冯修齐(205)

到西康去

●钟铭祥

1949年底,刚一解放,新都县便有一大群青年到成都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或报考革命大学。这里介绍的是到西康去的一群。

参加革命

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1950年元旦,在北较场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庆祝成都解放大会。会后,到处都是忙碌的人流。各界人士忙着慰问、联欢,青年人忙着参军,考革大。

1月20日,同乡好友李世铨、戴先义来约我说:“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招生了,我们到西康去。”

我犹豫了。因为我比他们还迫切,在几天之前便去“川西革大”报了名。“川西革大”面向川西,毕业后是在川西坝子工作。我把实情一讲。李世铨立即说:“川西坝子都住厌了,换换环境多好,而且西康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有文化知识的青年,我们去干它八年十载再回来嘛。”戴先义也积极说服我,我同意了。

我们一起去到华西坝,见男女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报考的新都人,我认识的除鞠道微外都是原铭章中学的同

学,有陈科忠、陈家盛、戴先义、李世铨、钟承荣,连我共六人。

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简称“西干校”,是在解放西康的战火中诞生的。1950年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奉命进军西康、建设西康。同时,以廖志高为书记,刘忠、秦力生为副书记的中共西康区委员会在华西坝成立,揭开了解放西康的序幕。西康省地域辽阔,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几百万汉、彝、藏族人民。又因长期封建割据,烟、枪、匪泛滥,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族矛盾和隔阂很深。开辟工作最严重的问题是干部不足。因此,区党委决定创办“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由区党委书记廖志高任校长,柳云任副校长,刘长健任教育长。在成都公开招收大、中学校学生,经过短期政治训练之后和南下干部、军队转业干部一道分配到西康去开辟工作。1月20日开始招生。几天之内,报名人数超过2000,正式收录1300人。

2月8日,干校师生在四个警卫班的护送下向雅安进发。三路纵队一千多人在前,装载行李物资的四十辆三骡大车在后,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华里。一路上我们敲锣打鼓,放声歌唱。当时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

去,去,去,到西康去,到西康去。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为人民服务忘了自己,参加了革命有呀有志气。哪管它山高路又远,风吹大雨淋,挡不住我们前进的心。手牵手向前进,大踏步向前进。西康的人民期待我们。我们团结向前进,战斗向前进,胜利向前进,去解放西康受难的人民。去,去,去,到西康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消灭反动势力。庆祝全国解放得胜利,得胜利。

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志气,唱出了我们的决心。

2月11日,队伍过了邛崃高桥不远,突然前面响起枪声。接着传来“沿地休息”的口令。我们在公路边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又退回高桥宿营。原来前面有土匪袭扰。晚上,校部与邛崃多次电话联系均未联系上。12日晨,有解放军工兵某营的汽车队从新津开来。经联系答应护送我们。出高桥五里左右,潜伏在公路两边竹林、农舍里的土匪向我们开火。部队还击,搜索,保护我们前进。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哎哟,我着了。”走在我旁边的新都老乡钟承荣双手捂着大腿,鲜血从他指缝中流出。班主任赶快给他包扎好,又叫两个身体强壮的同学扶着他前进。走不多远,又一颗子弹飞来,洞穿了一个男同学的小腿又击伤一个女同学的脚。公路上桥梁被炸毁,汽车、大车受阻。公路边有牺牲了的解放军战士。尽管校领导在前面开路,班干部在中间指挥,但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经过训练的我们,终于不听指挥,各逃各的命。我们的队伍散乱了,公路上、田野里,到处是奔跑的人,但都是朝前跑。

新都两烈士

枪炮声愈来愈激烈。从高桥到邛崃城三十多里路上,竹林里、坟包后、房子边到处都有土匪向我们手无寸铁的人群射击。子弹在我们头上、脚下吱吱地叫。负伤的同学在增加。我们卧下,爬起来,向前跑;又卧下,又爬起来,又向前跑。经过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突破绵延三十多里的土匪的包围,进入邛崃城,集中在邛崃剧院里。柳云副校长走上舞台用激昂而愤怒的声音说:“今天,我们一千多赤手空拳的学员遭到大股蒋匪帮残余、地主武装和惯匪的袭击。经过6个小时,30

多华里的突围,终于胜利地聚集在这里。在这一严峻的考验中,同志们和同学们是勇敢的,坚强的,涌现了许多团结互助的好人好事,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胜利啦!但是,由于校部麻痹轻敌,导致今天的重大损失。同学们有的负了伤,有的牺牲了。几十辆大车、财物和同学们的行李都被土匪抢走了。”

“血债要用血来还!”“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我们愤怒呼喊口号。

在这场遭遇中,有五名学员、两名工作人员牺牲,二十二人受伤,两名学员失踪。我们的行李全被土匪抢走。其时正是数九寒天,大家睡觉无被褥,御寒无衣服,食又不果腹,而且土匪连夜攻城,又多次向城内发射炮弹。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五天后,解放军一个先遣连冲破重围进入县城,形势才有所缓解。

又过了几天,得到一个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失踪的两位同学被土匪杀害了!而且是我们新都人,原铭章中学的同学陈科忠、李世铨。在“二·一二”战斗中,突围至五板桥时,两人均因体力不支,被匪俘去,三天后被害于五面山,不幸牺牲。四月,经我剿匪部队查明属实。

3月9日,全校举行“追悼‘二·一二’死难同志同学大会”,邛崃县委、县政府领导,驻军首长都参加了。陈科忠、李世铨的遗体安葬在邛崃县烈士陵园内。

在工作岗位上

原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过:“当年进军西康时,西干校的青年学生,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奔

赴边疆,不畏艰难险阻,不怕吃苦受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为解放西康和建设西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都是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的表现和成果。”我们这群从学校大门走出来的青年,在血与火、苦与难的考验中,能坚持下来安心学习,毕业后又无条件服从分配,争取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跋山涉水,流血流汗,乃至牺牲。是什么东西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呢?那就是西干校的领导、老师把“坚忍不拔的意志,不畏艰险的气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言传身教地交给了我们,使我们能跟着他们去搏风击浪,战胜险阻。

1950年仲夏,西干校第一期学员毕业了。我们几个新都老乡除牺牲的两人外,都步入工作岗位。多数参加开辟新区、征粮支前、土地改革、剿匪平叛和以后的经济建设。只有戴先义一人例外,他听从祖国召唤,“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原来,六十二军从西干校毕业学员中要去十八名补充军队干部,戴先义被选中。他这出名的“老夫子”,毅然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朝鲜战争一爆发,部队便开赴朝鲜。停战后,他调到昆明军区工作。在工作中,我们都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6年,钟承荣因公牺牲,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李世铨的父母、姐姐、弟弟、妹妹都现居美国,只有他独自长眠在自己的国土上。他在报考西干校时说:“我是炎黄子孙,死也应葬身大陆,何况当前祖国正需要我们呢!”他的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本文作者系新都人,退休前任中共凉山州宁南县委宣传部部长)

随军支边到乡城

●袁圣发口述 袁圣谟整理

公家的驮马要看好

1957年3月，中央命令云南省〇〇六二边防部队进军藏区最远的乡城、稻城、得荣三个县，平叛剿匪。我们调干队，随解放军又开始了一次风雪征程。出发时，机枪班长高楼德说：“看好驮马，特别是那几匹公家的驮马！”他连说两遍后又说：“我走前面，周德胜走后面，陈祯淑走中间（三位党员、八个团员，两个藏族马帮主人）。当天有小雪，黄昏时，风沙很大。中途宿营时，发觉驮马上的口袋出了问题，高班长小声地叫了白自强、张绪明、袁圣发、陈祯淑、周德胜五位同志开紧急会议。他说：“为啥我们班尽是党团员，机枪和长短枪都有，并且三个公安干部也都在我们班；为啥出发时，我再三说，公家的驮马要看好，这是绝密！公家的驮马，驮的是人民币和银元！因为乡城县还没有银行，等到驮回去开办银行用的呀！”大家听了，当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看来事先只有他们三位党员才知道这件事，现在出了问题，受处分事小，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可是大事呀！我们连忙问：“掉了多少？”高班长说：“一个木箱子，外边捆的是麻布口袋，里面装的是银元。”于是，大家进行问题分析，最后高班长决定：白自强、袁圣发、张绪明

拿着手电筒和皮绳，立刻转去寻找！小白和小张都是公安干部。大家猫着腰，放小跑，电光射着前面地下，眼珠子都不敢乱转一下。又冷、又饿、又吓，真是紧张得很。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忽然张绪明说：“快过来，观察分析现场。”一看，岩口边上有马蹄印，边缘有三个石头是松的。小张把绳子往腰上一捆，说道：“绳子拉紧点，慢放！”我说：“不忙，先约好信号。下去如看见箱子，电光朝岩上照亮，一长、两短；如没有东西，光柱向上，一长并作扫射状。”小张下去了。白自强说：“你把绳子拉好，我来警戒！”这阵子感到时间特别长。黑夜中，手电光按照已发现目标的信号亮了，我们配合着，好不容易才把口袋拉了上来，顺着来时的路转去。快要走到宿营地时，只听见白自强喊了声“哪个？”我们立刻卧下，举枪向前方，又注意周围。稍停，便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叫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原来是陈祯淑。回到驻地后，高班长说：“这是深刻的教训，以后千万注意！找到就算了，谁都不许再提这件事。”

到登仲小学任教

我们随军到达乡城时，这里已是云南省 00 六二边防部队的驻地。重要高地和通道，已全由部队占领。步、骑、炮、工、辎兵种齐全，另外还有临时军医院、卫生营、财政处、军械处、通讯连、军供部等。云南省各族人民组成的支前马帮（全部武装）一来就是一千多人马，驮运粮食、副食、军用物资等。军用飞机不定期的到乡城空投大米、腊肉、花生米、医药用品等物资。云南军民组织的筑路大军，仅在数月之中，就抢修通了云南省中甸县至乡城全长二百三十多公里的公路。云南省军区文工团和昆明京剧团、甘孜州文工团等，都来乡城慰问演出。

总之,呈现在眼前的是平叛剿匪、战斗前夕的紧张繁忙的景象。自此,各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奉命按部门各执其事。我奉命到登仲小学(离政府驻地两公里远的一个村子内)任教。这是解放后全县的第一所学校(解放前没有学校)。因该校校址原靠近政府驻地,遭到叛匪围攻,学校被毁停办。部队来乡城后,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因此失学儿童甚多,其中有少部份机关干部职工子弟,有被叛匪杀害的农村积极分子的遗孤和从农村中流浪来的乞儿,还有两名老红军的儿子等,无人管教。鉴于此情,由当时县工委书记任志高出面,将登仲村里一个破公庙,暂时借作校舍,动员失学儿童到校读书。学生的吃、穿、住、医疗、书本等费用由政府包干,还适当发给零用钱。上级指示学校:一、首先教学生认识、理解藏汉文和算术基本知识技能。教师自编自找教材。二、给学生以五爱为主的政治思想教育、民族团结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等。三、学习规矩礼貌。四、学唱革命歌曲。五、师生共同开展建校劳动,首先稳住这个教育阵地。当时学校有 87 名学生。三个老师,每人配备有手枪;炊事员配备步枪。有时白天教书上课,晚上和炊事员到三、四公里外的磨房沟给学生磨粮食、分班警戒。之后,随着平叛和民主改革的胜利,学校才逐步走上正轨。

平息叛乱

1958 年暑假,我们正在学校搞维修。一天下午,共青团政府支部通知我去开会,讨论初级合作社的问题。刚开会不久,忽然,枪声大作,流弹横飞,原来是寺庙中少数不甘心失败的反动份子,再次向人民政权开枪。当时,由县工委任书记带领我们机关干部,从寺庙左边大门冲进去;武工队从右边大门

冲进去，部队从寺庙后山压下去。人数之多，火力之猛，胜过寺庙十倍。但是，寺庙里各大小经殿和其它房舍，窗户多，墙壁厚实，易守难攻。我们用机枪封锁窗户，凡见门开处，先用手榴弹开路，随即冲进去，遇有墙壁转弯处，或用手枪侧身搜索前进；或先扔手榴弹，采取佯攻、围攻、穿插、堵截、用火把把守要道等战术，同时又喊话进行政治宣传。战斗非常激烈。其他的僧侣吓得发抖，我们的藏族干部，向他们宣传：我们打的是坏人，你们赶快到寺外坝子头去。我们给部队打招呼，请他们放行。这时，东北角忽然起火了，我们急向火燃处奔去，部队早已赶到，指挥员说：“不要进去！里面的子弹烧爆炸了有危险！”果然，大火中，子弹的爆炸声如放鞭炮，指挥员笑着说：“拉瓜老头已经升天了！”战后了解到，当战斗最激烈时，该寺反动喇嘛头子拉瓜古学眼见大势已去，便纵火自焚。他的侍卫巴登，跳楼逃命，被我武工队当场击毙，战斗胜利结束。

为民除害杀毒蛇

1960年春，我奉调到尼斯乡创办小学校。同去的还有一汉一藏两位老师。学校设在该乡紧靠山边的一座破公庙里，除正殿有几尊菩萨外，其它什么都没有。我们依靠乡上工作队和当地群众，在全乡动员了80多个学生入学，师生共同开展建校劳动。把菩萨用布遮起来，挂上五星红旗，墙壁上贴起大幅标语，盖住神画。自制黑板，老师自编教材，学生坐在地板上学习。老师晚上在教室里备课、改作业，睡地铺。没有钟表，老师就用石板和小木棍自制日晷，用以观察作息時間，雨雪天和阴天，就只能估计时间。离校远的学生需要住校、吃饭，只好无偿借用民房。学校还要抽出一定时间，上山去砍、背柴禾。特别是严冬，老师每天都要先把火堆燃起，学生进